

▲傲然自得的嵇康

大公報記者陳旻攝

▲嵇康拓畫



磚畫再現 竹林七賢

內地一檔名為《國家寶藏》的綜藝節目去年火遍了海內外文博圈。南京博物院在《國家寶藏》中推出三件文物，其中在二〇一〇年被評為中國二十世紀一百項重大考古發現之一的《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畫》，不施彩繪，以極為樸素簡練、或剛勁挺拔或細柔如絲的數字線條，氣韻生動地勾畫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《竹林七賢與榮啟期》孤傲不羈的風雅個性，本色自然，風格迥異。魏晉名士們在生活世界的人格氣象與精神氛圍，在此磚畫上得以完美記錄與保存。

大公報記者 陳旻

墓室壁畫發端於人類對自身最後歸宿場所的裝飾。據南京博物院專家介紹，漢代興起的畫像磚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依然盛行，此時的畫像磚在江蘇南京附近、河南鄆縣出土較多，且多為藝術珍品。

最早魏晉人物畫像

長江中下游的南京附近地區為三國吳、東晉、南朝各代的都城所在，留有諸多吳、晉、南朝的墓葬。這些墓葬絕大部分是磚石墓，墓壁嵌有模印文字、圖像的畫像磚。模印磚畫最初為一磚一幅畫，東晉時開始出現由多塊磚拼嵌成一幅畫，而後畫幅逐漸加大，內容也由簡單的龍虎等圖形發展為獨具特色的人物故事畫。

一九六〇年四月，江蘇省文物工作隊南京分隊，在南京西善橋發掘大崗寺新石器時代遺址，在距離遺址的六百二十米處的基建工程中，意外發現一座東晉至南朝宋帝王陵。此墓在宮山北麓下，雖然墓門和墓道被破壞，但墓室完整，仍可看出它的全部建築結構。考古人員按部就班地隨墓室進行了清理，卻意外發現這額外的工作「收穫巨大」。在長六點八五米、寬三點一米、高三點四五米的墓室中部南北兩壁，整齊地拼嵌着《竹林七賢與榮啟期》畫像，各長二百四十厘米，高八十厘米，由二百餘塊磚拼合而成。

磚畫像分為兩幅，南壁為嵇康、阮籍、山濤、王戎四人，北壁為向秀、阮咸、榮啟期四人。人物之間以銀杏、松槐、垂柳、闊葉竹相隔，各自成獨立畫面。人物形象皆作陰文線刻，線條挺勁銳利，刻法準確生動。八人均席地而坐，但各呈現出一種最能體現個性的姿態。有的撫琴嘯歌，有的領首傾聽，有的高談玄理，有的舞弄如意，有的持杯飲酒，有的閉目沉思。

喜出望外的考古隊在發掘報告中表示：「本墓中出土的文物中最有價值的，當為墓室兩壁的兩幅磚刻壁畫，這在南京地

區六朝墓中尚屬首次發現。」南京博物院專家說，其實這不僅在南京地區，在全國範圍內都屬首次發現。報告甫一面世，立即引發內地考古界的高度關注。

《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畫》在二〇一〇年被列入《首批禁止出國（境）展覽文物目錄》（六十四件）。專家認為，此磚畫填補了六朝繪畫作品的空白，是迄今發現的時代最早的魏晉人物畫像，也是現存最早的竹林七賢人物組圖，人物形象及題榜姓名與史書記載一致。刻畫手段純熟線條，古雅、清逸，氣韻傳神，且保存極為完整，具有非常高的歷史與藝術價值。

亂世名士放任豁達

《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畫》展陳於南京博物院「江蘇古代文明」展廳內，兩幅磚畫並排陳列，在柔和燈光的映照下，畫像中一個個線描人物的細部線條纖毫畢現，分外「傳神寫影」。

竹林七賢是指魏末晉初的七位名士，嵇康、阮籍、山濤、向秀、劉伶、王戎及阮咸七人，他們在生活上不拘禮法，清靜無為，退隱山林，聚於竹林吃藥飲酒，任性不羈。

七賢生活的歷史時代是三國末期與西晉初期。司馬氏建國後不到三十年，在皇室內部就爆發爭奪奪利、骨肉相殘的「八王之亂」，動亂持續了十六年。

嵇康、阮籍都是「正始名士」，有「濟世之才」，對司馬氏統治集團的篡權盜國，剪除異己，及在尊重禮教的虛偽幌子下所進行的種種破壞禮教、借刀殺人的行徑，深為不滿，於是「以柔保身，以傲慢世」。他們採用曲折隱晦的語言，比興的手法來抒發憤世嫉俗、為國擔憂的思想感情。

阮籍在《詠懷》詩中寫道：「徘徊蓬池上，環顧望大梁。綠水揚洪波，曠野莽茫茫。走獸交橫馳，飛鳥相隨翔。是時鴉火中，日月正相望。朔風厲嚴寒，陰氣下微霜。羈旅無僦匹，



▲「妙解音樂，善彈琵琶」的阮咸
大公報記者陳旻攝影

▲阮咸拓畫



▲阮籍拓畫



▲「嘒然高嘯」、「林谷傳聲」的阮籍
大公報記者陳旻攝



▲春秋時期的「遁世之士」榮啟期
大公報記者陳旻攝



▲榮啟期拓畫



▲「挈榼提壺，惟酒是務」的劉伶
大公報記者陳旻攝



▲劉伶拓畫



▲掃描QR Code，上大公網瀏覽更多藏品資訊

▶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畫展陳於南京博物院「江蘇古代文明」展廳內
大公報記者陳旻攝



俛仰懷哀傷。小人計其功，君子道其常。而嵇康在《述志詩》中吐露：「斥鴳擅蒿林，仰笑神鳳飛。坎井蟪蛄宅，神龜安所歸？恨自用身拙，任意多永思。遠實與世殊，義譽非所希。往事既已謬，來者猶可追。何為人事間，自令心不夷？慷慨思古人，夢想見容輝。願與知己遇，舒憤啓幽微。岩穴多隱逸，輕舉求吾君。晨登箕山巔，日夕不知飢。玄居養管窺，千載長自緘。」

這兩首膾炙人口的詩，「雖志在刺譏，而文多隱避。」磚畫「七賢」之後，還模印有榮啟期。榮啟期是春秋時期的「遁世之士」，有學者認為將榮啟期列為畫面中是出於對稱的需要。也有專家表示，將榮啟期與七賢模印在貴族墳墓中的主要原因是寓「不意永嘉之末，復聞正始之音」的時代意義。

定格重大歷史瞬間

模印磚畫最早出現於秦代，專家考證大型磚印壁畫的製作過程：先在整幅絹上畫好，分段刻成木模，印在磚坯上，再在每塊磚的側面刻就行次號碼，待磚燒成，依次拼對而成。

南京博物院專家認為，《竹林七賢與榮啟期》磚畫的藝術構思正是顧愷之所言的「選想妙得」，畫中傳出縷縷清韻。作者繼承了兩漢壁畫與畫像石刻的寫實結構與用筆，純熟地運用和發揮了線描的表現能力，抓住人物最本質的精神特徵和思想感情，概括而又生動地把創作對象的外表特徵與內心世界刻畫出來，使畫中每個人物所生活的時代以及他們自己對所處時代的內心感受，一目了然。

磚畫像中的嵇康，梳着角髻，蓄着長髮，赤足盤坐樹下，邊撫琴，邊沉思遠望，一副「非湯武而薄周孔」的反對偽禮教的傲然自得。

阮籍，雖仍是赤足，但卻頭戴巾子，「喜怒不形於色」，突出畫了他的「善嘯」。用他那「嘒然高嘯」、「林谷傳聲」的嘯音，尋覓「知音」，並與竹林諸君子「不與世事，遂酣飲為常」的態度。

山濤，則是着寬服、戴幅巾，四十歲光景，側重畫出他「介然不群」，「與嵇康、呂安善，後遇阮籍，便為竹林

之遊」形象。與對山濤一樣，作者對於王戎，也是着重畫出他那「為人短小」、「任率不修威儀」的特點，給他梳上角髻，露出一雙裸及膝部的赤足，手玩「如意」，怡然自得。尤其是雙眸中清矚的目光，透出敏銳聰穎。

向秀「超然心悟」，依樹沉思。似乎是近旁的一陣清幽笛聲，令他情不自禁憶起往事與故友。他緊皺眉頭，輕聲吟唱「聽鳴笛之慷慨兮，妙聲絕而復尋。」畫家給他安置的正是一個身旁無物，孤獨淒清的場面。

「天生劉伶，以酒為名」。畫面上看到的正是這個「挈榼提壺，惟酒是務」的醉醺迷蒙形象。至於阮咸，赤足盤膝，作者用筆着墨於「妙解音樂，善彈琵琶」的特性，垂懸帶於阮咸的阮咸蕭散飄逸，他挽袖持撥片，正專注彈撥一個四弦的阮。

七賢之外，第八個人物是榮啟期。作者着力畫出他那「披裘帶索」，「鼓琴而歌」的隱士風範。

整幅磚畫運用均衡的構圖，熟練的筆法，用遒勁而簡練的鐵線，描繪出每個人不同的動作、姿態、神情，尤其是描摹眼神表達人物心靈的境界，嵇康的孤傲，山濤的凝視，王戎的遐想，劉伶的沉醉，阮籍的含笑，榮啟期的淡然，阮咸的專注，向秀的忘我，都是透過不同的眼眸傳神表現。專家表示，這種表現手法，突破了漢畫藝術人物形象的千篇一律和古拙呆板，極為生動傳神地體現了每個人物的不同特點、性格與精神氣象。

對於嵇康他們，李澤厚在《美的歷程》中表示，在「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」底下的，是「烈士暮年，壯心不已」的老驥長嘶，建安風骨的人生哀傷是與其建功立業「慷慨多氣」結合交融在一起的。「人們並不一定要學那種種放浪形骸，飲酒享樂，而是那種內在的才情、性靈、品格、風神吸引着、感召着。人在這裏不再如兩漢那樣以外的功業、節操、學問，而主要以其內在的思辨精神和精神狀態，受到了尊敬和頂禮。是人和人格本身而不是外在事物，日益成為這一歷史時期哲學和文藝的中心。」

《竹林七賢與榮啟期》如同一張照片，定格了重大的歷史瞬間。之所以被推舉上《國家寶藏》，南京博物院專家說，正是因為這是件蘊藏着許多思想與感情的會心之作，奠定了模印竹林七賢磚畫在中國美術史上無可替代的地位。